蘇英麟著何穎儀譯

本文將會探討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(Ignatian Leadership)是 否適用於現代的不同機構,應用時所遇到的張力與挑戰,以及如 何應對這些問題的初步構想。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,乃指源自 「依納爵靈修」的一種領導模式;關於此領導模式¹,可參閱耶穌 會方進德神父(Fr. Elton Fernandes)所著另一文章,內有很詳盡 的介紹。

由於本文只是進行探討,故傾向建議及刺激讀者,而非給予確切的「答案」。亦正由於這是一項探討,故作者在「處境」中,不單包括耶穌會機構、學校或志願團體,更大膽地包括諸如商業機構之類。這並非意味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也同樣適用於不同處境,一切著實需要時間去證明;但這正也是本文目的之一,因為各個張力點,往往也會成為加深理解和發掘新知的沃土。

[[] 這與克里斯·勞尼(Chris Lowney)在其《栽培領袖》(Heroic Leadership)一書中,所提及的耶穌會領導模式之特質,大相逕庭。勞尼的論文,是研究歷史上傑出的耶穌會會士之所言所行。雖然他在書中某些地方,曾提及依納爵靈修,但這並非該書重點。故此,勞尼所撮要的特質,與方進德神父所指出的,兩者共通之處並不明顯;縱然仔細一些看,尚能找到一點關聯。

現今社會的大趨勢

隨著科技發展²,令工作性質及工作間起了巨變,亦對領導模式產生了重大影響。那些可由機器和電腦取代的工作,例如重複性的工作,或可細分為清晰步驟和工序的工種,日漸式微。隨著「人工智能」的最新發展,一些需要細密的理解及智能的任務,只要有足夠的過往數據,讓電腦從中「學習」,那麼,甚至這些非常複雜的任務,也可於不久的將來,由電腦取代。這些轉變尚在不斷發生。

在這個蛻變中的環境,究竟甚麼工種不會輕易給機器和電腦取代,因而可界定為「有價值」呢?其中可能包括:一些會面對沒有規律的,甚至不能預測的難題,並要為該些難題提供解決方案的工作;一些會面對不可完全估量的危機,並要作出判斷和決定的工作;一些需要創意的工作;一些要對人(最複雜及最難以預測的生物)有敏銳觸覺的工作,以及一些要處理人生大哉問的工作:藝術、哲學、人生意義、宗教信仰。

一般人會對這些提供解決方案的人,抱有很大的期望。具體情況的千絲萬縷,有關人士的感受、想法、關注、文化和價值觀,沒有足夠過往數據以助預測未來,客觀情況的掌握及主觀因素(感受、價值觀、信念、直覺)的出現,而引發創意解決方案之可能性,以及事情發生的隨機性——他們的領導者,對此種種的了解,均較他們遜色;故此,他們不能單單執行領導者所發出的詳細指令。在某些專業,例如醫學、法律及教育,領導者也不一定如前線工作者般,具備處理相關問題的專業知識(縱使兩者

² 科技發展的每一階段,由機械化,至大量生產,然後到自動化、互聯網,到今時今日 的人工智能,均對經濟及社會,產生不同的影響。

其實是同行)。領導者的這種「無知」,致使他/她不易分辨工作質素的優劣,故傳統的監察方法亦難於應用。

面對這個趨勢,由領導者牽著團隊的手、一步一步走的做法,已經不合時宜。領導者不但需要放手,更要鼓勵團隊全權負責有關事宜,而他們自己只會從旁協助;換言之,這個蛻變中的工作環境,需要願意及能夠獨立處事的團隊成員。這與以往大量生產的時代,不同機構(例如工廠)所需要的員工特質,有頗大的差別。在工廠之類的機構裏,大部分員工的角色,就像一台結構精密的機器裏的齒輪一樣,故此,他們最需要的特質,就是服從,而非獨立處事。時至今日,也許員工依然需要某程度的紀律,不過,在既定規則之內,可容許行為的範圍已大為擴濶了,而其他特質(例如主動性、創意、彈性、適應性,以及與不同類型的人溝通和合作的能力)之重要性,亦相應提高了。

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的適用性

在靈修操練(神操)過程中,退省的帶領者(即「神師」)應盡量從旁協助,而非指示退省者,以免妨礙退省者與天主之間的直接交往。倘若將此模式應用到日常領導工作上,那麼,領導者就是團隊成員的同伴和導師,從旁協助他們的工作。他/她不需以非常詳盡的指示,去作微細的管治。反之,領導者需要給予團隊空間,讓他們自行找出,工作的每個步驟應當如何進行。縱然團隊的處理方式或解決方案,並非領導者認為是最好的,他/她依然不作直接干預。可能正正就是由於這點,耶穌會會士不論在教學或領導上,通常也會予人較為「開明」的感覺。

這種領導模式,能從以下不同向度,回應蛻變中的工作環境。

首先,團隊會有更大的擁有感和主動性,因為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意味著賦與團隊更大權力,對相關工作承擔更大責任。這樣,團隊會感到他們的貢獻受到重視,而自己亦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信任。他們會敢於承受風險,並希望透過工作、獲得社會的肯定。這些特質在以往大量生產的年代,均被視為危險的;然而,在現代的工作環境,卻是重要的。

其次,在現代的工作環境,這種領導模式是讓團隊成長的一個好方法。由於工作需要本地的知識及專長,故不能像以往一樣,依靠現成的課程去培訓團隊,因為現成的課程只能提供「罐頭式情景」;反而要讓他們累積更多實戰經驗。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相對來說比較「放手」,能讓團隊逐步成長,縱然過程中會出現很多錯誤,並且需要更長時間。若該機構是為人服務的,那麼,領導者同時亦成為團隊的模範,讓他們從中學到怎樣對待同事和客戶。團隊會變得更為包容體貼、富有彈性、體諒別人,從而能與同事更好地合作,亦能按客戶的個別需要,提供更貼心的服務。

第三,透過這種領導模式,團隊有更大的自主權,而工作的成果,亦直接反映他們自己所作的決定;故此,團隊能從中找到他們工作的意義,並培養出使命感。由於他們直接回應服務對象的需要,而非滿足領導者的期望,團隊便更能感受到自己所做的是有用的,回應社會真正所需。於是,工作變成不「單是一份工」,不單是為達目的的一種手法;相反,他們看到他們的工作與生命的目標拉上關係,從而肯定自身的價值。同時,也引發了一般人性而持久的、內在的推動力。

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讓團隊有更大的擁有感和主動性,透過豐富的實戰經驗,累積更多的專門知識;對於各種環境下的具體細節,有更深入的掌握,並有一股內在的推動力,甚至是使命感;故此,以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團隊,必能勝任處理本文上一節所提及的、現今社會的大趨勢下,所衍生的種種需要及問題。

至此,本文闡釋了這種基於「依納爵靈修」的領導模式,如何在蛻變中的工作環境,有其獨特的適用性;然而,在不同的機構裏,卻會遇到不同限制。

不同機構的限制

每個機構可因應其不同情況,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,應用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。

首先,我們要問一個問題、假若領導者更為「放手」,那麼,團隊就能力和意願而言,是否已準備好為工作承擔更大責任?在這種模式的發展初期,倘若工作的質素會下降(或需要更長的時間去做),忍耐的底線又是甚麼?更大的自主性,意味著更大的責任感和更低的安全感;團隊是否願意承擔這個更大的責任,並承受更高的風險?倘若團隊只願享受更大的自主性,但卻不願承擔相關責任,那怎麼辦?結果就是個人主導、各自為政;更嚴重的,甚至會出現自私和濫權。然而,縱使團隊尚未成熟,亦不代表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並不適用,而是一項提示,要在員工培訓上,有更深思及更長遠的計劃。

其次,機構的性質,包括其願景、使命、目標、科技水平及 競爭環境,亦會對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的應用,造成不同程度的 限制。由於耶穌會機構的主要目標,是推廣該會的願景,以及傳 授耶穌會及基督徒的價值觀和世界觀,因此,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為它們非常合用。這種模式首要發展團隊,故亦非常適用於教育機構,因為團隊本身就是老師,而下一步正正就是要他們去帶動學生的發展。此外,這種模式為一些為人服務的機構,亦會比較合用。然而,倘若要將這種模式,應用到商營機構,例如投資銀行,會否過於大膽呢³?這樣做肯定會遇到更多限制,但這些限制卻不應一筆抹殺其應用的可能性。說到底,商營機構的存在,最終也是為了解決一些與人的需要有關的問題;再者,各類機構的存在,也是為了促進人類的合作,而非機器的合作。正如上文提過,科技的進步,帶動了工作環境改變的大趨勢,意味著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在不同處境的合用性、實際上提高了。

挑戰與張力

上一節的討論,帶出了「依納爵領導者」(Ignatian Leaders)要面對的其中一種主要張力——機構流程制度化,要到哪個地步。產生這種張力的一些因素,例如:尊重甚或是欣賞團隊內個別成員的特性,以及著重「培育」而非「紀律」。制度化可以給員工一份確定性,提昇效率、方便擴展,亦可為機構累積學習經驗,不受個別領導者的更替影響。然而,隨之而來的標準化,便與個人化的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格格不入。一些曾經服務過耶穌會及非耶穌會機構的平信徒,對於耶穌會機構處事的彈性,亦即欠缺完善制度,著實又愛又恨。加上公眾對於透明度及問責性的要求越來越高,這種張力便更為加劇。

克里斯·勞尼(Chris Lowney) 曾是耶穌會修生,後來成了投資銀行家。其最暢銷書籍《栽培領袖》(Heroic Leadership),就是有關耶穌會那些已有五百年歷史的領導原則,如何能使廿一世紀、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讀者,成為動態的領袖。

明顯地,我們需於標準化和個人化之間作出平衡,但並非只是二擇其一那麼簡單。值得注意的是,其實有很多方法達致「標準化」,而有些方法牽涉個人化的犧牲,相對較為輕微。我們可以參考亨利·明茲柏格(Henry Mintzberg)有關「福傳機構」的理論(修會團體就是這類機構的表表者)。這些機構可以號召到一大羣人,以最有限的制度和監察,而能一起工作,歸根究底,是他們內心所持的共同(或「標準化」)信仰,把他們緊密地相連起來,而這份共同信仰是如此強烈、如此深深地紮根於所有成員心裏,故此,無需把外在程序標準化。這是其中一種標準化的做法,而牽涉個人化的犧牲,亦相對較為輕微。誠然,若把這種做法應用到平信徒身上,則不能如神職人員一般,達致同樣成效;然而,這卻帶出了若團隊對於機構使命的共識越大、越有承擔,那麼,對制度的依賴性便會相應減少。在招募成員時,注重使命感的培育,便自然可減少外在架構和程序的制度化,並讓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

「依納爵領導者」要面對的另一難題或張力,便是角色衝突。這種模式的一個要素,就是領導者是擔當導師的角色,按照團隊的特性去發展它;他/她同時亦是一位老師,傾向從旁協助而非發出指令。另一方面,領導者亦要對團隊工作的質素負責,於是,他/她又擔當監察者的角色,必須清楚說明工作期望,推動團隊在合理時間內,達到預期的目標,以及對團隊的表現,作出中肯的評審。倘若表現持續地或嚴重地未如理想,他/她便要進行紀律處分。這便引起了一個潛在的問題,由於前者的培育及協助角色,與後者的監察角色,由同一人擔任,團隊或會感到混淆。

為使團隊能夠接受其領導者這兩個看似不協調的「面孔」, 很需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及充裕的時間⁴;除技巧及時間外,信任 也十分重要,這樣,團隊在領導者那些看似相反的導向下,亦能 保存良好的意願。領導者不單要以說話,更要以共同合作的實際 經驗,來顯示自己的真誠,從而贏得團隊的信任。

成為「依納爵領導者」與謙卑

怎樣才稱得上為「依納爵領導者」?或許可以列出一系列有關他/她如何與人相處的特質,例如聆聽技巧、溝通技巧、指導技巧、同理心、對人的興趣、思想開明、真誠、謙卑;而一般人通常會把這些特質概括為「人際技巧」。雖然所列的某些特質,例如聆聽、溝通、指導,可以稱為「技巧」;不過,其餘的一些,例如真誠和謙卑,便很難與技巧扯上關係。這些是關於「某人是個怎樣的人」,而非「某人能做甚麼」;若將這些視為技巧,即「某人能做甚麼」,有為這些視為技巧,即「某人能做甚麼」,便會形同虛偽,雖不至於欺騙,並且完全忽略了人際關係的精髓。事實上,那些「怎樣的人」的特質,或許都是較難發展出來的,但卻更為重要。下文將會集中探討,本人認為最重要而又最微妙的特質:謙卑。

謙卑是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所需的一項主要特質,因為領導 者需要克制自己,不去管這管那,讓下屬承擔責任,並獲得肯

⁴ 要解決這個看似角色衝突的問題,其中一個提議,就是有兩位不同的領導者;這固然是一個方法,但或許違反了「不能事奉兩個主人」的原則。我們固然不可分割同一個人,但可分割「時間」,即同一人在不同時間,可以扮演不同角色。同樣,天主在歷史中,透過與人不同的交往,顯示自己的面貌;我們大部分人也不能即時明白,而要經過一段時間,才能逐漸參透天主複雜的本質以及祂給我們的訊息。

定。可是,這也引致最大的挑戰;因為領導者通常都有某些特點,致使他們有較大機會爬升至現在的位置;這些特點或許是有野心、很強的自我、希望實踐他們的願景,又或許他們只是比其他人有更強烈的感覺,認為事情應當怎樣去做,所以希望有一平台,讓他們實現其願景,這個願景通常都是無私的,而非自私的。故此,當他們發覺事情的進展並非如其所想,他們便會很自然地傾向掌控及提出意見。然而,放棄一些掌控及提少一些意見(倘若真的要說話,便要提出問題、刺激思考、引導協調,而非發出指令),在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中,均是重要的。那麼,究竟如何可以這樣做呢?

若單純強迫自己去表現得謙卑,團隊成員很快便會感覺到,這份謙卑是「強裝」的。真正的謙卑將會帶來更大的效果,但領導者要有智慧,看到真正的自己:他們「不完美,卻可更趨完美」,他們是「罪人,卻是被愛的」。倘若他們意識到自己的不完美,便會對團隊的提議,更為開放,亦會對團隊的不足,更為包容。縱然接受了團隊的有限,但由於他們相信團隊可以做得更好,故此感到充滿希望,而非氣餒5。有了這份欣賞的心,領導者

⁵ 個人深受哲學家卡爾、波普爾(Karl Popper)所啟發;他曾提出,我們必須接受自己的不足,同時相信自己可以更趨完美。為本人來說,這點與基督徒信仰不謀而合:我們都是罪人,然而我們都是上主所愛的,因此均有得救的機會。卡爾、波普爾是位科學哲學家,他的獨到之處,就是提出,透過那些錯誤的實驗(即結果並非我們的理論所預期的),而非那些正確的實驗(即結果是所預期的),才會找到一些線索,知道如何改進我們的理論。實驗或觀察,重複地確定某個科學理論,但卻不能「證明」那個理論。實驗或觀察,包括將來那些未做的,同樣確定那個理論;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。例如,到目前為此的觀察,都確定太陽是從東方升起的,但這不能證明太陽會永遠從東方升起。事實上,以今日的科學知識,我們知道太陽是其中一個星體;終有一日,它會消失,而不再從東方升起。故此,若要「證明」我們的理論,那只會徒勞無功。更有意義和可以做到的,就是「改進」理論,使之「更貼近」真理。換言之,沒有一個理論是「完美」的,但所有理論都「可更趨完美」。

表現得謙卑,便不是因為這是好或善,而是出自真心真意。這為領導者而言,是一種釋放;對整個機構來說,也是健康發展的一步;此外,上文所提到的,一般領導者共有的特質與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之間,看似相互矛盾之處,亦得以化解。

由於這是發自內心,表現出來的謙卑便是真實的;這便會產生信任,而信任為任何「領導者-團隊」關係來說,均十分重要,尤其是採用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的團隊。領導者所說的話,亦不會令人感到是操控性的。正如上文所說,謙卑並非一種要去學習的「技巧」,而是透過成長而達致的一個「人」;這涉及個人成長的不同層面:即透過經驗、反省及默觀,而達致思想、情緒、道德和靈性各方面的成長6。

總結

本文探討了面對蛻變中的工作環境,「依納爵領導模式」是 否適用於現代的不同機構;亦嘗試探討了這種領導模式,在機構 內、領導者與團隊之間,以及領導者相互之間,可能引發的種種 張力。這些都是一位(並非十分成功的)「依納爵領導者」的看 法,其中包括種種的主觀及有限。無論如何,這只是拋磚引玉, 希望引發大家更多的討論及建議。

^{6、}中文的「修養」或「修為」,用在這裏來形容人的「成熟」程度,或許較為貼切。